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・語錄部

虛雲和尚年譜

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· 語錄部

汾陽禪師語錄
外三部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《佛光大藏經》編修緣起

夫佛法者，自內容教義觀之，固有其根本上不變之價值；然若於研究信解論之，則應有契合時代之方法與權巧，方能古今融會貫通也。

基於此一原因，吾人期盼此願望之實現，故於民國五十六年（一九六七年）佛光山開山以來，即未嘗一日稍怠，朝此目標邁進。其中《佛光大藏經》之編印付梓，乃在此機緣下誕生於世矣。

我如來一代時教，自漢時東來中土，歷朝大德，譯著典籍，代有所出。宋元明清各版藏經之蒐集編印，既保存聖言經教，亦提供為學者研究與發揚之據也。然各版所刊，未將三藏分段標點，致令今人望經興嘆，既感佛典深奧，非初學之所能解，且編排古板，雖信學有心，奈苦鑽而莫能入。佛光山諸有志者，有鑒於此，乃於民國六十六年（一九七七年）成立「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」，以星雲主其事，集學者數十人，經年累月，採各版藏經，冀望作文字之校

勘、全經之考訂，以及經文之分段、逐句之標點，甚而名相之釋義、經題之解說，並有經後之索引、諸家之專文，吾人本懷，乃期編纂一部現代人人能讀，讀而易解，解而能信，信而易行之佛教聖典，唯其如此，方能助長佛法之延續與流傳也。

《佛光大藏經》之編纂新修，擬分以下類別：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(1) 阿含藏 | (2) 般若藏 | (3) 禪藏 | (4) 淨土藏 |
| (5) 法華藏 | (6) 華嚴藏 | (7) 唯識藏 | (8) 秘密藏 |
| (9) 小乘藏 | (10) 律藏 | (11) 本緣藏 | (12) 史傳藏 |
| (13) 圖像藏 | (14) 儀誌藏 | (15) 文藝藏 | (16) 雜藏 |

自清代集《龍藏》三百餘年來，今有此修藏之舉，星雲等不自量力，為我中華文化，續佛慧命，點無盡之燈，開般若之華，讓佛光普照寰宇，使法水長流九州。今以愚誠，祈各方大德襄之、教之！不勝馨香企盼之至！

佛曆二五二七年（一九八三年）八月 星雲序於佛光山

虛雲和尚年譜題解

本書又稱《虛雲和尚自述年譜》，係清末民初虛雲和尚（1840～1959）一生之傳記。由虛雲和尚自述，弟子岑學呂等編輯。

本書採編年體。內容輯錄虛雲和尚之家世、生平事蹟、開示、靈異感應等，並附記是年大事及當代人物事略：具行禪人行業自化記、觀本法師事蹟、復仁和尚小傳、戒塵法師傳等；佛教文物事略：李漢魂將軍重修南華事記、南華寺七眾海會塔記、雲門山志序、雲門大覺寺碑記、雲門寺產紀事、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等。卷首載有虛雲和尚書函、略傳并年譜序。

如上略述，本書為研究我國清末民初大陸佛教概況之珍貴資料。虛雲和尚係民國以來，傳法曹洞、兼嗣臨濟、中興雲門、匡扶法眼、延續瀉仰，以一身而繫五宗法脈之禪宗大德，其傳略已揭於本書卷首，茲不贅述。

目 錄

一・星雲大師序		一
二・虛雲和尚年譜題解		一
三・虛雲和尚傳		二
四・虛雲和尚年譜序		一九
五・虛雲和尚年譜（一卷）		二三
		虛雲和尚述

寬賢老居士慧鑒：

《年譜》一冊，今日始得寓目。關河多阻，感嘆奚如？憶壬辰歲春，雲門事變時，雲重傷重病，目不見，耳不聞，奄奄一息，九死餘生，偃卧床褥。弟子証圓等，侍奉病榻，夙夜詢問予生平事蹟，蓋恐雲有意外及禍患之重來也。

雲神情不甯，語音乖澀，隨說隨錄，不成片段，予亦未曾過目，祇証圓等將稿寄交居士考訂，承港中善信過愛，遽爾印行，且再版矣。時閱四年，雲始得見，其中不無誤記之處。今令侍者略爲簽出，請居士於刊刻三版時更正之。

雲目瞶耳聾，不能細閱，百病日增，待盡而已。人生如夢，一切皆幻，空中飛鳥，有何踪跡可尋？況學道人耶？留此數行又有何益？若居士以爲佛法不離世法，隨順可爾。此候

法樂

虛雲丙申八月十二日

江西永修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傳

雁蕩白衣弟子朱鏡宙敬撰

佛曆二九八六年己亥（西曆一千九百五十九年）九月十二日陽曆十月十三日。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以寂滅聞，人天眼滅，舉世震悼，關山難越，道路異辭。逾年，弟子朱鏡宙始折衷群言，執筆爲師傳。於戲！傷哉！

師名古巖，又名演徹，初字德清，湖南湘鄉蕭氏子，梁武之裔也。父玉堂，母顏夫人，中年無出，禱于觀音大士，同夢長髯跨虎頂觀音者，躍登榻上。嗣誕一肉團，母驚絕。有賣藥翁剖得之，鞠於庶母王。生而茹素，不樂世典，見佛像、梵書則喜。年十七，遁南嶽，欲爲僧，失路，不果。父憂之，爲娶田、譚二女，咸不染。

一日，乘間，偕弟富國自泉州玉堂公任所亡鼓山，禮常開和尚薙染。明年，受具妙蓮和尚。自是巖棲谷飲，飢則採松毛野菜爲食。如是數載，大事未明，乃謁華頂融鏡和尚求決。鏡見師髭髮覆肩，衣不蔽體，問所從習，具以告。鏡曰：「凡若所爲，迹近外道，無怪功夫難成片段。我教汝，願則留，不則任去。」師載拜。命看「拖死

屍是誰」，揚眇之間，時有省發，遂令遊方，兼習教觀。

於寧杭舟中，時暑，人眾男女雜陳。夜半，覺有人撫其下體，驚視之，一鄰女方解衣相就，急起趺坐，得免於敗。

自念生不見母，於光緒八年七月初一日，自普陀法華寺起香，三步一拜，至五臺止。翌年十二月初二日，由鐵卸渡河，日暮風高，四野無人，乃蜷伏道旁一草舍下，夜雪甚。如是四日，飢寒交侵，漸入迷惘。及霽，忽來一丐，出師積雪中，餉以粥。問丐姓氏，答言文吉，從五臺來，回長安去。問：「五臺寺中有往還否？」

曰：「人皆識我。」

丐復指釜中水問師：「是什麼？」無對。

明年正月，抵黃沙嶺，腹痛如割，痢日夜數十下，荒山敗廟，自分無生望。及夜，忽於西牆燈影下見文吉，大喜，急呼之，文曰：「你爲何還在這裏？」旋出藥飲師，並代濯穢衣。

閱日病除，語曰：「汝體弱，前路且遙，朝禮輒可，胡拜爲？」

師曰：「罔極之恩，未報萬一，非至聖地，誓不退也。」

文曰：「孝心難得，汝拜，祇吾負，何如？」師稱謝。

至大谷離相寺，寺僧遇無狀，文辭曰：「五臺已邇，汝之行李，後有人負，我先回。」

嗣於汾州道上遇湘籍武官，爲載至顯通寺。師至，詢文吉，無有知者。某僧合掌曰：「殆菩薩化身耳。」叩謝而去。時光緒十年五月下旬也，屈指蓋三年矣。

尋與普照、月霞諸師結茅九華。適揚州高旻寺以禪七要，師至荻港覓渡，榜人索制錢六，無以應，緣江行，失足墮水，浮沈一日夜，漁者得之采石磯，舁至寶積寺。比蘇，七孔血不止，仍扶病往。月朗請代職，未允，以爲慢，責香板示衆，亦不辯。及寶積寺僧至，舉前事，衆始歎服。自是禪堂內職概令免值，諸緣頓息，工夫落堂。一夕，晚香，忽見大地如同白晝，內外洞澈，隔垣見物，了了無礙，江干人物，悉如眼前。師知是境，悉不取。迨八七開靜，熱水偶濺及手，茶杯墮地，撲落一聲，疑根頓斷，乃述偈云：

杯子撲落地，響聲明漑漑。

虛空粉碎也，狂心當下息。

又曰：

燙著手，打碎杯，家破人亡語難開。

春到花香處處秀，山河大地是如來。

嗣於寧波育王寺先後拜舍利四藏，並然指報親。及期，病不能興，衆咸勸阻，師以泣請，監院宗亮感其誠，扶詣殿上，一心念佛，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，不覺全身毛管一時齊張。然畢，竟能自起禮謝，見者咸歎希有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師飛錫北京龍泉寺，肅親王善耆太福晉執弟子禮，近支王公咸來參叩。七月，八國聯軍陷北京，師隨蹕西行，隱於終南山。歲暮天寒，萬山積雪，跏趺獨坐，煮芋待熟。鄰舍復成詣師賀歲，但見蓬門虛掩，虎迹斑斑，以磬出靜，問食未，師曰：「煮芋在釜，度已可食。」發視之，堅冰如石，厚及寸許，蓋已旬餘矣。自是僧俗爭來瞻禮，乃易名虛雲，宵遁而去。

度金沙江，禮雞足山，衆聞石門鐘磬聲，訝曰：「其有聖僧至乎？」

過大理，提督張松林、林福興請駐崇福寺，師曰：「吾向不住城市。雞山，迦葉道場，能爲謀片地，徐圖興復，固所願也。」遂以鉢孟庵居師。庵之右，有巨石當門

，形家以爲不祥，命工百餘不能舉。師禱伽藍，率十數衆左之，世號雲移石。

一日，道出永昌和木樹，遇湘潭籍禪修和尚持畚修路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師欲默覘其異，與同寢處，如是坐，如是食，如是持畚，如是移土，旬餘不交一語。一夕，偶於月下趺坐，修躡至其後，喝曰：「在此做什麼？」

師徐應曰：「看月。」

修曰：「月在何處？」

曰：「大好霞光。」

修曰：「徒多魚目真難辨，休認霓虹是彩霞。」

師曰：「光含萬象無今古，不屬陰陽絕障遮。」大笑而別。

過騰衝，止湖南會館，行裝甫卸，有披麻數輩叩請誦經，師以不赴經筵對。館首進曰：「此吳太史曾孫也。太史自稱前身是和尚，臨終遺言，將有高僧過境，爲其超度。今師至，莫非宿緣。」諾之。

師以興復雞足非邊郡民力所許，乃往南洋募化。比抵占城，聞國內強提寺產耗，遂歸滬上，與寄禪晉京力爭。事聞於朝，嚴諭始止。

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，清廷諭云：「雲南雞足山鉢孟峰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，欽賜《龍藏》，鑾駕全副，欽命方丈，御賜紫衣、鉢具，欽賜玉印、錫杖、如意，封賜住持虛雲佛慈宏法大師之號，奉旨回山傳戒，護國佑民。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，謹領各件回山，永鎮山門，善爲佈教。地方官民一體虔奉，加意保護，毋得輕褻。此諭。」

明年正月，奉藏經及妙蓮和尚靈骨入塔畢，道出暹京，講經龍泉寺。忽一定九日，遐邇爭傳，自國王大臣以下，咸來執禮。

宣統元年冬，師回雞山，奉經入藏。明年，開講《楞嚴》，庭前古栗咸湧優曇。夏，得湘中清節尼書及妙淨尼遺偈，哀感動人，師有句云：「久矣渾忘塵世事，莫將餘習到雲邊。」清節，即夫人譚氏；妙淨，則庶母王也。

辛亥之際，人心浮動，各省時有逐僧毀寺之舉。雲南協統李根源率兵入山，駐悉檀寺，揚言將逮師，衆勸之避。師曰：「如係宿業，焉用避爲？」獨懷刺謁李，門者懼禍不敢通。師逕入，見李方與前雲南布政司趙藩殿上坐，趙爲師舊識，尊上坐，李獨抗聲曰：「佛教有何用處？」

師曰：「聖人設教，淺之化善去惡，大則濟世利民。自古政以齊民，教以化民。佛教教人治心，心爲物本，本正，物咸以寧，而天下太平矣。」

李曰：「要這泥塑木雕作甚麼？」

師曰：「相以表法，示敬畏耳。人如無所敬畏，將無惡不作，無作不惡，是亂階也。昔者尼山塑聖，與今歐美之有銅像，其義一也。」

李曰：「其奈今日和尚多行不義何？」

師曰：「和尚乃通稱，原有聖凡之判，若見一二不肖而概其餘，是猶以一二不肖秀才而非孔子也。烏乎可？即今先生軍紀嚴明，其亦能保一一皆如先生者乎？」李大悅，秉燭深談，竟忘夜永，執弟子禮而去。

民國肇造，聲教未敷，西藏負隅，未肯易幟，中央命滇軍殷叔桓討之，師次賓川。師聞，急往謁殷，曰：「藏地崎嶇，民悍善戰，釁端若開，禍無寧日，藏俗奉佛，盍遣一佛教徒往說之？」殷以師請。

曰：「某漢人也，麗川有四保法王者，宿負重望，藏人敬戴，苟得一言，當可不戰而定。」

乃遣使偕師往晤保，初有難色，師曰：「趙爾豐之禍，殷鑒不遠，公寧惜三寸舌而置千萬人不顧耶？」保悟，往要而還。

民國七年，雲南督軍唐繼堯迎師赴昆明，道出楚雄，遇匪，搜得唐書，毆之。師請見其渠楊天福、吳學顯。問：「汝何人？」

曰：「雞山和尚虛雲也。」

問：「進省何事？」

曰：「爲人民消災祈福。」

曰：「唐繼堯是壞人，汝與往來，也是壞人。」

師曰：「此亦難說。往好處說，人人都好；往壞處說，箇箇是壞。」

問：「此語怎解？」

曰：「假使君等與唐都爲國爲民，乃至所屬亦如是，豈不箇箇是好？從壞處說，你說唐壞，唐說你壞，老百姓左袒是盜，右袒是匪，寧不箇箇都壞？」

楊、吳聞之，大笑，問：「汝意云何？」

師曰：「請招安。」

吳曰：「難道要我們投降？」

曰：「不然。乃招國家之賢士，以安地方耳。」

吳曰：「向何處辦？」

曰：「向唐。」

吳曰：「唐吾仇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」

師曰：「唐是一省主，舍此末由。君等順命之後，他日當亦如是。自古戰爭，勝負難說。君之與唐，各有實力，若定名正分，唐究勝一籌。我非向君等遊說，惟以道經此間，彼此有緣，爲國息爭，爲民安堵，方外人不惜饒舌耳。」楊、吳大爲感動，以六事請轉陳，頻年戰禍，於焉平息。

昆明西山華亭寺，古刹也，售于西人，行署券矣，師言於唐，始寢。後掘土得石，上鐫雲棲，遂易今名。

一日，師於密林中拾金銀幣二十餘萬，或勸之留，師曰：「拾遺已非，況私之乎？」悉獻以充賑。

滇省連年苦旱，喉疫大作，繼堯請禱雨，建壇三日，大沛甘霖。請祈雪，時已春

暮，人以爲難，師敬恭禮懺，雪下盈尺，疫止。

無何，繼堯罷去，群帥益悍，互繫途人以實部曲。秋禾既粒，民不敢收。師與部帥約，凡有僧前導，士勿阻。四鄉聞風爭附，食盡而糠，人咸感涕。去之日，香花夾道，間續數十里，感人之深如是。

十八年春，師自滬假道閩中，省主席楊樹莊請留錫鼓山，師曰：「吾祖庭也，烏敢辭？」

鼓山歷史綿遠，高僧輩出。洎乎輓近，傳燈匪人，漓風斯扇，凡百執司，輸金可得，首座、知客咸以百數，悉依祖制罷之。

一夕，跌坐，忽見六祖諭曰：「時至矣，應速回。」越月，一夕三夢如前，而粵北綏靖主任李漢魂等聘書至。

民國二十三年秋，師如南華。冬，一虎詣壇前乞戒，師說偈曰：

虎識歸依佛，正性無兩樣。

人心與畜心，同一光明藏。

藏僧榮增堪布活佛率十餘眾歸依座下。三十一年秋，復無盡庵。明年春正月，國